

侍兒小名錄拾遺
補侍兒小名錄
續補侍兒小名錄
樂府侍兒小名錄



侍兒名錄拾遺

張邦畿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侍兒小名錄拾遺及其三種

一九三七年五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侍兒小名錄拾遺

宋 晉陽張邦幾撰

少蓬洪公作侍兒小名錄。好事者多傳焉。王性之補錄一卷。意語盡矣。余友溫彥幾復得一卷。以授余。曰。他日觀書有可採者。續錄之。乃作拾遺。

劉商少遊湘中。秋月方皎。忽見一畫水輿中。有七八女子。環麗容止。若爲呼盧戲。其具俱布希世之寶。前有紅蠟枝擎以金盤。商駭訝未絕。聞舟中語曰。紫陽真人昨給劉商黃精二斤。乃玉帝所餌之餘。食之者爲地仙。一女子曰。此人不遠可邀致之。忽聞人呼商。遂卽舟邊拜。一女子命侍兒楊孟珠斟一杯。雲母漿。商取飲。一女子笑曰。此人不固者。無丹元氣耳。因曰。慎自精修。去爾貪忽。靈餌漸近。天爵宜修。復送之岸。商覘之。直至舜妃廟前。落帆入廟。黎明廟中得巴牋詩句。後果得至人遺精服餌。後不知所在。

樹萱錄

寇萊公有妾曰舊桃。公因會贈歌姬以束綾。舊桃作二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窻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勁衣單手屢呵。幽窻札札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輪府名詩

東坡寄柳子玉云。聞道床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

語竹夫人蓋俗謂竹几爲夫人也。山谷云：竹夫人迺涼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故名曰青奴。嘗作詩曰：穠李四絃風掃席，昭華三弄月侵床。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穠李、昭華，貴人家兩女奴也。張文潛後作竹夫人傳。玉直方詩話

周昭王二十四年，東甌獻二女，一曰延娟，一曰延嬋。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遊於漢水，二女與王舟乘，擁夾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祠於江涓，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

燕昭王二年，廣延國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漠，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其舞一名縈塵，次曰集羽，末曰旋懷。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王好神仙之術，玄天之女，托形作此，昭王之末，莫知所在。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徹，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嘗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妹，二名麗居，三名洛珠，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了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百浣不歇，名曰百濯，或以八名香，每遊皆同輿席，以前後爲次，所居室名爲思香媚寢。已上王子年拾遺記

愛愛，姓楊氏，本錢唐倡家女，年十五，尙垂鬟，性善歌舞，幼學胡琴數曲，遂能緣其聲以通其調，泛舟西湖，採荷香爲金陵少年張暹所調，遂相携潛遁於京師，暹家雄於財，雅亦曉音律，歲時嬉遊，以犢車同載，故鑾輅之幸，琳館之闢，雖遠必先，雖喧必前，京都偉麗之觀，無不偕遊，踰二年，暹爲父捕去，不及與愛

別留深巷中。舍與予家相隣。一日人傳逞死。或往慰問其所。愛愴然泣下曰。是必虛語。若果然。亦不顧他從。故鄉道遠。出非以禮。必不能自還。當死此舍。自爾素服蔬膳。日呱呱而泣。不復親近樂器。里之他婦欲往見之。卽反闔不納。好事有力者。百計圖之。終不可及。愛姿體纖素。艷發不類人間人。後三年。念逞之勤。感疾而死。小婢子錦兒。今尙在。出其繡手。籍香囊。綴履數物。香皆郁然而新。蘇子美愛集

晁無咎之貶玉山也。過彭門。而陳履常廢居里中。無咎出小鬟招奴。舞梁州以佐酒。履常作小闕木蘭花云。娉娉裊裊。芍藥稍頭紅樣小。舞袖低回。心到郎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云。人疑宋開府鐵心石腸。及爲梅花賦。清便艷發。殆不類其爲人。履常清通。雖鐵心石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清便艷發。過於梅花賦矣。無咎記李良四事

東坡朝雲墓誌銘云。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生子遁。未朞而夭。有戲贈朝雲詩云。不學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伯仁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裙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本集

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輒。吹氣如蘭。娟身輕弱。不欲衣纓。拂之恐傷爲痕。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旁。唱迴風之曲。庭中樹爲之翻落。常致娟於琉璃帳。恐垢汚體也。常以衣帶繫娟袂。閉於重幕中。恐隨風起。娟以琥珀佩置衣中。不使人知。乃言娟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洞冥記

隋煬帝宮妃吳降仙。善畫長娥眉。帝甚憐之。由是嬪御皆倣此。宮吏日供螺子黛五斛。名娥綠而進之。帝

每倚簾顧之。移時不去。乃云古人言。美色若可食。如降仙者。可以療饑矣。遂賜以合歡水果。降仙以謝。帝立爲貴妃。後與妃同遊汴河。彩舟爲龍。張帆以錦。飾木剪花。日縱淫樂。遂廢國祇。大樂拾遺

呂不韋。陽翟人也。家累千金。商賈於邯鄲。娶劉氏女。名曰諸姬。善舞。時秦昭王太子之孫子楚質於趙。見諸姬。心悅之。從不韋索之。不韋與之時已懷妊。兩月。及子楚立爲哀王。生始皇。始皇卽不韋之遺體也。

史記

周瑜初從孫策攻拔之時。獲喬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江表傳策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爲歡。吳志

秦穆公女名弄玉。善吹簫。與蕭史共登樓。吹簫作鳳凰音。感鳳凰從天而降。後升天矣。帝王世紀

越王勾踐陰謀吳。乃得國中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飾以羅縠。教以容步。三年使范蠡進於吳。夫差大悅。吳越春秋

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丞國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則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隱。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娖。瞻六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姬秦蒨蘭。衣弊衣爲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愼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蒨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慙而罷。詞名風光好。好因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冷齋夜話

秦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佩丁東。別後者是也。又贈云。天外一鉤橫月帶三星。謂心字也。高齋詩話

楊貴妃小字玉環。明皇雜錄

白公杭州春詩云。柳色初藏蘇小家。本朝賢良馬樞嘗夢一美人。謂之曰。妾幼以姿色名冠天下。而身無所依。輒有小詞浼瀆。其詞有妾本錢唐江上住之句。及後得錢唐幕官。而蘇小墓乃見公字之後。戲齋廣錄

真娘吳中樂妓。墓在虎丘山路傍。

白樂天李商詩

唐元載末年納薛瑤英。處以金絲帳。却塵褥。衣以龍純衣。一襲無一兩。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於異國求此服也。詩話

唐杜秋娘金陵女子也。年十五。爲浙西觀察使李錡妾。嘗爲錡辭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有花堪折君須折。莫待花殘空折枝。長慶中裴航游襄漢。與樊夫人同舟。樊贈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區區上玉京。航後經藍橋驛。遇仙女雲英。遂娶之。後俱得仙。並傳奇

五代時有一僧。號至聰禪師。祝融峯修行十年。自以爲戒行具足。無所誘掖也。夫何一日下山。於道傍見一美人。號紅蓮。一瞬而動。遂與合歡。至明僧起沐浴。與婦人俱化。有頌曰。有道山僧號至聰。十年不下祝融峯。腰間所積菩提水。瀉向紅蓮一葉中。古今詩話

王魁遇桂英於萊州北市深巷。桂英酌酒求詩於魁。魁時下第。桂英曰。君但爲學。四時所須。我爲辦之。由是魁朝去暮來。踰年有詔求賢。桂爲辨西遊之用。將行往州北望海神廟盟曰。吾與桂英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魁後唱第爲天下第一。魁父約崔氏爲親。授徐州僉判。桂英不之知。乃喜曰。徐去此不遠。當使人迎我矣。遣僕持書。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桂英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揮刀自刎。魁在南都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桂英也。魁曰。汝固無恙乎。桂英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爲汝飯僧。誦佛書。多焚紙錢。捨我可乎。桂英曰。得君之命卽止。不知其他。後魁竟死。蓋遺

里吾請撰申胡子賦。栗歌以五字斷句。歌成。朔客大喜。擊觴起立。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稱善。三弄於

是以弊辭配聲。與予爲壽。李賀集

謝秀才有妾縞練。改從於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生感憶座人。製詩嘲謝。賀復繼四首。李賀集

梁元帝爲妾弘夜姝。謝東宮賁合心。花釵敗曰。夜姝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澧浦。慣識九衢。未有仍我

爵釵。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修靡夫人。本分章華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宮之恩。有志當熊。無

期投閑。馬文類聚木門

梁元帝爲妾夏王豐。謝東宮賁錦啓。略曰。舒將並石。堪來暮雨。縈持結纜。剩可蕩舟。藝文類聚木門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

爲程姬而幸之。前漢

廣川王去有所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常疾姬。陽成昭信待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哀

中刀。咎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咎問平不服。以鐵鉞鉞之。強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

信擊昭平。皆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修靡夫人。主綰帛。崔修成爲明真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

望卿云云。後云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云云。前漢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魯氏有叔姪同處者。叔曰無恆。姪曰數奇。無恆有妾曰善佞。蓄私夫以生子。曰不

類。數奇愛不類如其子。無恆久乃告數奇曰。不類非吾子。他人之子也。汝勿以爲弟。李公文集

侍兒小名錄 續補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賄。蔡公謂之雷尙書。世



錄名小兒侍補

著 銍 王

本館據稗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補侍兒小名錄

宋 汝陰王 銍

建康小史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見女欣然命婢瓊枝令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曰登廬

山兮鬱嵯峨晞陽風兮排紫霞欣良運兮暢雲柯矯雲龍兮樂太和琴歌既畢婉便回去祖台志

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薛郭馬三妓與桓宣武馬遂生桓南郡續搜神記

齊惠公妾蕭同叔子生子棄之有狸乳而鸚鵡覆之取而養之字曰無野是爲頃公代有齊國搜神記

宋何恢爲廣州刺史有妓曰張耀美而有寵將之任要權貴阮佃夫飲設樂佃夫見耀華悅之頻求於恢

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怒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坐免南史

霍去病父仲孺河東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女衛小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

絕不相聞久之去病爲驃騎大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至平陽邸舍遣吏迎仲孺趨入

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知爲大人遺體也仲孺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爲

仲孺大買田宅奴婢而去咸

晉賈后召愍懷太子入朝置于別室遣婢陳舜賜太子酒三升太子辭而不能飲舜逼之曰不孝也天賜

汝酒而不飲中有惡物耶太子不得已強飲遂大醉又令小婢承福以紙筆授太子使書之曰陛下不

自了吾當入了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呈帝。廢太子。王隱書

孫綽韓非靈語責李中書曰。建元元年六月。余家婢辟邪夜眠。如夢嚶語半時。云忽有一老公。著黃練巾。身短衣長。甚自矜厲。瞑目切齒。云吾是刑名先生韓非弟子李充。日習吾業。綜習吾書云云。孫綽集

晉泰始二年。使使持節兼五官中郎將宗正丞司馬恢。拜崇陽園妾李琰爲脩華。王宜爲脩容。徐琰爲脩儀。吳淑爲婕妤。趙珽爲充華。十年使太常洛陽令司馬啟。拜采女胡方爲貴嬪。又使御史中丞太子舍人司馬誕。拜采女劉瑗爲淑妃。臧曜爲淑媛。趙祭爲脩容。陳秀爲脩容。咸寧三年。拜美人左嬪爲修儀。邢蘭爲婕妤。朱姜爲容華。晉起居注

宋元凶劼姊東陽公主應閣婢王鸚鵡。南史

魏文帝宮中侍女所絕寵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尙衣段巧笑四人。崔豹古今注

唐進士段何。太和八年。賃居臥病。有四人負金碧而從。二青衣。一雲髻。一半髻。皆絕色。說諭再三。何終不應。乃以紅牋題詩一篇。置何樓上而去。其詩云。樂廣清羸經幾年。姪娘相托不論錢。輕盈妙質歸何處。惆悵碧樓紅玉鈿。書迹柔媚。亦無姓名。紙末惟書一我字。何自此疾日退。河東記

南陽張不疑。開成四年。應宏詞。寓京師。以錢六萬置青衣鴉髻。垂耳曰春條。善書。音旨清婉。有所指使。無不愜適。又潛爲小詩曰。幽室鑲妖艷。無人蘭蕙芳。春風三十載。不蓋羅衣香。不疑素禮。門徒尊師者。謂不疑曰。郎君有邪氣。不疑令作法。春條撲然作聲。視之一朽冥器耳。背上題曰春條。其衣服若蟬殼然。

武德中曹惠爲江州參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工飾甚巧。因持歸。與稚兒戲。稚兒食木偶。引手請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恠。曰。輕素與輕紅。是宣城謝太守家備偶。且曰。廬山神要索輕素等爲舞姬久矣。請命畫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爲飾之。輕素笑曰。此度非論舞妓。亦當爲彼夫人矣。幽恠錄崔徽紫雲。兵部李尙書樂妓。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罷鎮北都。爲尹東洛。時方家妓盛列。諸府有宴。臺官不赴。杜紫微時爲分司御史。過公有宴。故留南行一位待之。爲訪諸妓。併歸北行三重而坐。宴將醉。杜公輕騎而來。連引三觥。顧北行回顧主人曰。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儻垂一惠。無以加焉。諸妓皆回頭掩笑。杜作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召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三重粉面一時回。詩罷。升車彈轡而歸。李公尋以紫雲送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得斐然詞。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

竇梁賓。夷門人。詞筆容態皆可觀。進士盧東表念其才藻。緣而錄之。嘗爲嘉東表及第詩云。曉粧初罷眼初睜。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又有雨中看牡丹詩。東風未放曉泥乾。紅藥花開不奈寒。待得天晴花已老。不如攜手雨中看。

程洛賓。長水人。爲京兆參軍。李華所錄。自安史亂。常分飛南北。華後爲江州牧。登庾樓。見中流泝棹有鼓胡琴者。李喪色而言曰。振絃者宛如故舊。令問之。乃岳陽郡民王氏之舟。詢其操絃者。是所錄侍人也。

王氏尋令抱四絃而至。李轉加淒楚。問其姓。對云是隴西李氏。父曾爲京掾。自祿山之亂。父倉皇劍外。母程氏乃流落襄陽。父母俱有才學。所著篇章。常記心口。因誦數篇。乃李公往年親制。泫然流涕。且問洛賓所在。投絃再拜。嗚咽而對曰。已爲他室矣。李嘆曰。是知父子之性。雖間而親。骨肉之情。不期而會。便令歸宅。揖王君別。求淑姬。齋幣詣洛賓使回。洛賓寄詩曰。魚鴈回時寫報音。難憑冰蘂數年心。雖然情斷沙吒後。爭奈平生怨恨深。已上女舞圖

唐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資治通鑑

貞元中進士賈全虛者。黜於春官。春深臨御溝而坐。忽見一花流至全虛之前。以手接之。香馥頗異。旁連數葉。上有詩一首。筆蹟纖麗。言詞幽怨。詩曰。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全虛得之。悲想其人。涕泗交墜。不能離溝上。街吏頗疑其事。白金吾奏其實。德宗亦爲感動。令中人細詢之。乃於翠筠宮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者。詰其由云。初從母學文。選初學記。及慕陳後主孔貴嬪爲詩。數日前臨水折花。偶爲宮思。今敗露死。無所逃。德宗爲之惻然。召全虛授金吾衛兵曹。以鳳兒賜之。車載其院資。皆賜全虛焉。

經行寺僧行蘊灑掃堂殿。見所畫女人。姿顏妖冶。戲曰。世間女人得如此者。我必作妻。其夕有欸扉者。蓮花娘子來。從一侍婢。妖姿麗質。妙絕人倫。蓮花顧侍婢曰。露仙可準備幃帳。